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定公

定哀爲孔子所立之世王法初立由家及國故詳內畧外

君內而不外魯無疆鄆諸侯伐哀者皆不鄙定定四年以後

初與哀未異文者時有漸久文有差等故也晉失諸侯齊

復從國吳三國無盟定世詳一滅中國四見滅會盟小國

元年公八年周敬王十一年晉定公三年齊景公二十九年宋景

鄭獻公五年曹隱公元年杞昭公九年秦哀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

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吳王闔廬六年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

爲定

卽位也定實卽位春秋不言
禮既殯受遺冊殯宮之前明

者正其義以明授受之道
年正朔乃臨朝正卽位改元

受賀昭雖踰年而喪在外無所稟承則當以明年仍爲先君
之

年俟喪至殯後踰年乃卽位以此推之則先君薨在十二
月二十五日以後本年不能殯則亦俟再踰年

乃卽位終始皆据歲除元朔爲斷終始之義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爲尊者所執月言執事得義而于

尊所嫌得執故
疏言執者

月以決之也
疏言執者

此其大夫
据上言

人眾
据人

辭
据人

尊者之所也
京師天子所治宋不治城當告天子治之以大

所譏
夫執大夫同類相迕非以貴治賤之義春秋之大

也
夫伯討大夫卑也春秋以天子討諸侯以諸侯討大夫今以

大夫討大夫既非貴治賤又不
得爲賢治不肖故不許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昭定同言公所謂一年二君也公爲生君稱故君子世當稱諡卽位後言昭公是也喪至言公是

生禮事之一年二君名號不正所謂無正終無正始也

殯 据戊辰越癸亥五日諸侯五日而殯喪至之儀如始死故踰年猶以殯言之

然後卽位也 据宣

葬成公踰年卽位言正月是殯後卽位之舊典殯後受冊踰年乃卽位臨朝定實聞訃卽于元年正月据踰年之禮卽位既喪至又循舊典受冊春秋明變禮特著其受冊之實事以見正月之無所承禮踰年乃卽位殯則未踰年著其急也殯後以急可言正月之急不可言其曰殯定無正見無以正也然後卽位者因其爲之變而議之也

戊辰以前先君未終則正乃先君之正非定所有言殯而定之無正明

踰年不言卽位

如莊僖繼弒

疏

一說踰年行卽位之禮而定正月不言

是有故公也

故公謂繼弒卽所謂有恩于先君

疏

有猶存也昭公雖薨喪未至與言即位如桓公戊辰言是無

未薨同有先君故不言即位宣一說春秋存昭公以定正終也殯後先

故公也即所謂無公已終以鬼道事無者春秋無之以始

定也所以退即位于戊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舉國而投

者將以終昭公始定公也之後君必尸前

受册乃有疏經書即位但以明授受而已如後世史文所云

授受道某即位是也故左傳敘事凡新君繼立皆以即

位言之不据新舊久暫乃杜氏以為行禮之名然則先君無

每君只一行禮耶何以餘年皆不書也知其誤解矣先君無

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昭無正終戊辰以後為定年是

無正始先君有正終桓弒在外喪歸本則後君有正始也莊于

正月即位據即位在戊辰公即位據即位在謹之也著其日以明定之

即位不可不察也乃即位之變例春秋正其終始之際公即

位何以日也據書即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定雖正月即位

之禮春秋因其受冊名爲卽位殯後卽位乃有所承受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

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據喪至則尸柩之前卽正君乎國公羊

子曰作定君乎國然則正君然後卽位也據宣公未葬沈子

乎國卽正棺兩楹間之變文然後卽位也成公言卽位沈子

曰公羊引沈上有子字二傳同引沈子說正棺乎兩楹之間

是二傳同先師秦以前家法大同也正棺乎兩楹之間

周人殯于兩楹之間疏班固說夏后氏殯于阼階般人殯

師據孔子殯禮爲說耳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

宜在阼階般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

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

得故賓客之檀弓曰夏后氏殯于阼階般人殯於兩楹之間

周人殯然後卽位也不可言戊辰卽位託于殯後可以卽位

以踰年殯後二禮相內之大事日據君夫人薨葬大夫卽位

合故以成公爲比君之大事也據比祭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

戎災尤重

卒葬祭戎盟災皆日

即位所以正年言
元年不必言日
此則其日何也
據下喪至後言即位
二君意已明不必日著之

也不日意
何著焉
問喪敗
踰年
謂喪雖新至
即位
論則未嘗

踰年此因薨期謂
先君殯後必踰
厲也
厲役也傳曰始厲

以喪至計僅六日耳
以為於厲之中又有義焉
本為減殺然

殺不及禮故著日以明之
於厲之中又有義焉
減之中又有

分別大鴻臚賍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
年君死不臣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共其

禮于王者
未殯
以前
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
實則已殯猶不

相報也
與以未殯言者
況臨諸臣乎
若未殯則決不
傳曰柩在堂

從本事言之
子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
子喪不奔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

柩故不使奔也著日以明雖踰年猶必殯後
乃即位未殯雖踰年亦不即位著日有二義
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
謂同在已殯
周人弔魯人不弔
弔謂奔喪禮
周人曰固

吾臣也使人可也

班固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也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

也故禮檀弓曰天子災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某弔周使人弔葬歸

贈無諡詞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不諡小國事大國如諸侯事

天子之儀使大夫則不可也
丙臣如京師皆諡文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喪則臣不奔君喪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無使人代弔之禮尙書周書終于顧

命以爲周道之盛成康未久猶存古禮至春秋
疏天王崩魯則朝守禮廢魯無朝王之事故但諡使人而已
疏使大夫非

禮于此君至尊也
子君天去父之殯
謂已殯與外事而往弔猶不敢

見其義謂倍殯是也春秋之例未葬之前
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已殯雖有天子之命不能倍殯而出

天子命未殯而臨諸
疏班固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臣以至重明至輕也
疏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

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此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

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論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鄭君說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得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葬未成君猶繫于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子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年廢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葬于道南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內事可與特不事詳左氏殯以喪至如初喪葬則不待五月與外事而已

九月大雩

雪月

据月

雪之正也

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秋大雩

秋者謂七月秋三月經凡八九

月雩者言月七月雩言秋而已

非正也

据時

冬大雩非正也

傳曰冬無

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

据至于七月不雨志

毛澤未盡

所生澤地之潤毛未盡澤未盡草木猶榮

人力未竭

救旱之術未窮

未可以雩也

譏時之早雩

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

据蠡災甚之乃月也

其時窮

過秋則冬時無

可人力盡

救旱之術窮

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

月不雨則無及矣

周入九月今六七月也至是無雨則是年禾麥無獲冬雖得雨無補于飢荒也

不艾則無食矣

一年不艾雖國有備而民甚饑荒憂民望雨故必爲之雩

是謂其時窮

及人力盡也

謂無食

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疑旱雩愈見勤雨也

雩者爲旱求者也

劉子云雩者哀號祝禱而已

求者請也

据求

古之人重

請據求皆何重乎請據禱雨舊典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春秋

弑殺奔逐之禍多起于爭爭爲亂階欲絕亂原務須疏人有

明讓故春秋貴讓善隱公賢衛武曹臧吳札三公子疏讓志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家萬取千焉千

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請道去讓也疏讓者已與而辭之

先利不奪不讓是之謂也疏者忿殺無以自立是以重之焉

二者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疏者則大者弑亂小是以重之焉

重之以存人道也請哉疏人所主請乎應上公也應其氏上公人鬼之稱

許慎異義云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左古之神人有應上公

氏云古者五長生爲上公鬼爲貴神

者疏或云應龍也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上

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夷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

爲應龍之狀乃大雨也按董子求雨篇春爲大蒼龍夏爲大

赤龍季夏爲大黃龍秋爲大白龍冬爲大黑龍土龍致雨蓋

本應龍說也鄭氏駁異義云今人亦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

夫道之而以請焉雲祭君與大夫親往禱求重其事故必志也夫請者請于神人

見不能使人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劉子云湯

六事自責天乃雨也請雨爲民也非自爲也秋雲因災也非

生事也傳猶以不月爲譏者所以申明貴讓之義也請而猶

如此則餘者可知所謂深切著明也

立煬宮鄭君說煬公伯禽之子煬公之宮季氏主之春秋譏毀

故不日左傳以爲昭公出季平子立者據攷仲子不宜立者也據立晉言立煬先君已祧之廟

君魯世家煬同疏公伯禽子

冬十月隕霜殺菽劉子說周十月今八月于卦爲觀陰氣未至

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

季氏逐昭公君死于外定公得立
故見天災以視君也月者記時也

附

月者記月因時乃見異此不爲例者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解見禧三

其曰菽不

殺言

舉重也

菽豆也當冬乃生不畏霜殺今霜殺菽則凡物皆病矣菽微物而得重辭者因其時令也

附

班氏云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與春秋時定公隕霜殺菽同

二年

按定世三傳事實皆同以近世文明故應無異說晉趙陽當從左作衛校者誤改爾此外無不同者

春王正月

定世無伯齊晉分主中國吳楚分主夷狄天下分裂公羊所謂諸侯遂亂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劉子說此皆奢侈過度者也先是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不

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者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其罪以

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附以洪範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

班氏云雉門兩觀皆天子何也據殺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

不災自兩觀始也

據以兩觀親災知災始也

不以尊者親災也

據親作雉門及兩觀

親尊者此當言

先言雉門

據當言兩觀災及雉門

尊尊也

尊得及卑卑不得及尊故

孔父先死而言及不以卑先尊也不

禮

因其僭天子故辟目雉門以兩觀及雉門

則雉門爲輕
避僭天子也

秋楚人伐吳

此囊瓦之師吳有滅楚之志猶輕舉伐之故稱人貶之不言圍獲畧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班氏云門必有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者何闕疑也按釋宮觀謂之

闕賈疏以其有數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禮正月之吉乃懸法于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

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望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闕故謂之闕

言新有舊也

據作主不言新此先以災見

作

據新延殿不言作

爲也

據作主

有加其

度也

據作三軍新立一軍爲三修舊不書書者譏其加度愈見其僭禮

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

據災猶不以尊新有知不正宜同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新作美飾之事以尊

親之亦主善以內之意災事惡惡不可近亦目惡以外之意也亦以災因天譴作由人力可以言雉門及兩觀災不可以言雉門及兩觀作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無難公者何以言至河乃復以公之不屑如晉也何爲不屑以晉

失伯故不朝之**疏**自此遂不如晉晉失伯之辭也齊爭伯而晉衰所謂後不如晉謹之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小國不專記事但記卒葬因大國事及之

疏卒正例日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

疏日卒時葬小國正例邾二葬皆時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言及內爲主不日數渝惡之此未踰年稱子也邾稱子在喪稱子不

嫌從同鄭伯在**疏**按左傳作邾以後喪不稱子嫌也

不見莒不見小邾

四年

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世家二十八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不言其事畧之也

疏曹世家隱

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不見經曹弑不書爲同姓諱也卒正但言莒薛弑餘不言爲之諱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平邱

以後不言同盟矣此何詳敘諸侯左傳晉失諸侯天下無伯晉失道而楚亦弱也然則此何以詳敘諸侯以伐楚而詳內中國而外夷狄也四伯分而天下裂不惟無王並無伯矣春秋自城濮以後晉爲中國伯楚爲夷狄伯狎主齊盟齊坫于晉吳尙未顯自此以後齊吳並起而天下分裂蔡自晉文三會後唯此乃會中國也蔡在先者主兵又陳子末序以年讓二國會而後侵

疑詞也書會外疑之不能伐楚故蔡求吳侵不月月者大侵楚諸侯皆在從重而月之也諸侯皆君齊獨大夫起齊爲伯如以大夫主諸侯如趙盾故事也以疏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留楚天下諸侯侵楚楚亦失伯也疏三年歸乃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召陵地理志汝南南頓下云故頓子姬姓女陰下云故胡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不言滅一見滅文

以起其爲方伯之辭因其所滅知其屬于何州衛鄭如是陳蔡亦如是者以初本中國也劉子說蔡怨楚而滅沈楚怨圍蔡吳人救之遂爲疏公姓公羊作歸姓生姓通假疑與襄二十七年伯莒之戰疏會宋公孫歸生爲一人按傳與左皆無歸字又相去四十一年疑公羊歸爲衍字蔡世家夏爲晉滅沈杞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上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不言同盟者天下諸侯皆在不可言同也春秋晉合諸侯終于此左氏所

云晉于是疏再地皋鼬別爲盟也失諸侯也疏言諸侯者避劉子也

後而再會

據已伐而盟復伐以

公志於後會也

義家塾叢書
據公以會致志于盟不志

于侵

後志疑也

內外諸國同在而疑于伐楚蔡乃請

蔡請

楚人辭之實未侵也未侵而曰侵致其意天下諸侯皆在是而侵楚楚亦病矣此全見十九國以下天下無伯無五國累數者矣

杞伯成卒於會

襄以後小國正例日不日踰竟也傳

杞世家

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

公自立是爲釐公弑不書弑畧之

六月葬陳惠公

子背殯出會葬者陳爲楚所滅復仇也月者正例

許遷于容城

諸侯遷之于中國四遷矣葉夷白羽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傳春秋之義也己伐而盟復伐則以伐致盟

而畢序諸侯者所序愈詳其心愈散無伯之詞也以月致者大會至此終故月以謹之

劉卷卒

葬者必日卒此不日明例不葬並明例不卒也

此不卒

据尹氏卒以譏世卿王子卒別爲一例惟見此卿卒

而卒者

据襄內諸侯卒皆有所起

賢之

也

劉子卿也卿尊同于方伯故得卒之然則見四卿但卒劉子所有周公蔡公爵尊仍不卒此卒而又葬雖其尊可卒

乃因其賢

疏

卒者賢之也奉王猛拒子晁王猛卒又恭敬王而卒之以正王室猛不正何賢乎爾于猛之爭立則嫌

拒朝則賢之追其持正之功所以孤亂黨此許衛輒之例也于劉之意也然則何以不于其事賢之方欲

襄內諸侯也

王制曰天子之

責猛不以進劉故于其卒焉賢之也

疏

班氏云諸侯入爲公卿大

爲天子上卿得六錫本封百里

夫得食采邑否曰有能然

後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

非列土諸侯

据外諸侯乃卒葬

此何以卒也

此卒爲一見例

疏

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

公侯以爲閒田据內諸侯不卒此一說與上義別班氏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

天王崩

昭二十二年書主

為諸侯主也

公羊我主之也與此說同尹氏天子崩諸侯往奔喪禮以

二公分率東方西方諸侯入門左右顧命所言是也禮二伯

乃天子之老春秋之于齊晉故因尹有二伯率入伯之禮而卒之以起

疏

知為諸侯主者以其志葬左氏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葬杞悼公

小國不專記事但記卒葬以備諸牒之文

楚人圍蔡

召陵以後蔡折而入于吳吳強為伯蔡專心附之楚怒蔡滅沈言人貶囊瓦

疏

蔡世家楚怒攻蔡從

吳以後記事乃詳自平邱同盟之後凡在會之國以後于楚無盟會之文晉同盟不書陳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不殺蔡而伐同姓譏之也

疏自此以後晉師皆獨出無從國衛敘

在齊下無從晉之文

葬劉文公

王臣四卒皆不葬此葬為一見內賢之也襄內諸侯尊應得葬禮天子之卿視侯得與外諸侯同也然內

外之分例應不葬此因賢之託一葬以起不葬之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說蔡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伯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
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按楚大吳小何以言戰從蔡錄之吳稱子
楚稱人抑楚以其無道此吳客楚主不以楚及吳者亦從蔡言
之蔡爲夷狄屬楚久矣何爲以中國言之蔡之所以爲夷狄楚
故也
疏 蔡世家昭侯使其子爲質于吳與共
伐楚冬與吳王闔廬遂破楚入郢

吳其稱子何也

据凡侵伐皆稱國

以蔡侯之以之

据長岸但言戰楚大吳小二夷之稱

此言敗績不以

舉其貴者也

据子稱侯稱人稱師從中國

疏

凡以者皆小以大卑以貴

稱子此吳爲伯蔡以徐州之之辭也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据雞父敗蔡從狄國

辭此乃因蔡而進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

中國齊晉欲攘之而其不能大有懲戒如吳吳進

矣春秋于蔡有夷狄之辭傳以中國爲言者蔡本中國兄弟之國爲困于楚故以夷狄待之吳與蔡同姓能攘楚是春秋所急許

者故進之

疏

春秋用夏變夷吳能信中國而伐其同類是以夏變夷有出類離羣之美故進之也其信

中國而攘夷狄奈何

問其事言奈何者皆詳實事

子胥父誅于楚也

楚世家爲

太子取婦事

挾弓持矢而干闥廬闔廬曰大之甚

大新序作士公羊同

勇之

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

與子胥復仇

子胥諫曰臣聞之君

公羊作諸侯

不爲匹夫興師

國君以社稷爲重兵不以報恥故不以匹夫家事行師

且事君猶事父

也

臣子于君父一義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

雖復父仇有虧君義傷君益父

忠臣弗爲

於是止

劉子云如子胥者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蔡昭公朝於楚

楚爲伯方伯皆有朝

禮此同左氏年表在定元年

有美裘正是日

正當也

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

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

疏

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

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語蔡侯留之處三年蔡侯知然後

之乃獻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然後
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

焉

年表蔡侯歸如晉請伐楚

楚人聞之

中有召陵滅沈事傳統言之

而怒爲是興師

疏

公羊有使囊瓦將四字

而伐蔡

冬圖蔡是也

蔡請救于吳

先請救于晉長楚乃轉求吳

也

子胥曰蔡非有罪

以裘故見拘

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

則若此時可矣

爲救蔡蔡中因楚夷狄

疏

按左傳敘事凡二傳經說禮例皆託之名卿大夫二傳則

直以左傳時人之言爲經說至于說事實則不更與禮制經

例相干此條所言卽解經稱人稱子之故頗與左傳相近此

不以空言爲是興師而伐楚

劉子曰敗楚人于伯舉以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褒而美

之

疏 吳世家九年闔廬謂胥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

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于漢

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概欲戰闔廬弗許

夫概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尙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昭

王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執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鄖子胥伯誦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何以不

言救也

言救

救大也

于中國故不言救

楚囊瓦出奔鄭

言囊瓦之奔所以深罪之也謀人國主人軍貪賂敗師不死而又逃錄奸貪之狀以示用人者

之不可苟囊瓦已

鄭

自昭四年會申以後楚無去楚所以更與鄭交兵之文惟召陵侵楚一見

庚辰吳入楚

終春秋世吳無從國定四年以從晉與吳同劉子說吳王闔廬與荆人戰于伯舉大勝之至于郢郊

五敗荆人闔廬之臣子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王其返乎五將鏗頭闔廬未之應五將三頭墜于馬闔廬恨召伍子胥而問焉于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其懼甚矣王姑少追焉遂入郢南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矣

也

日入

据於越入

易無楚也

無楚者不有楚也中國滅日楚猶夷狄滅楚事重故日日入滅之也

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年表吳蔡伐楚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

王墓

楚世家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春秋有罪而死不追誅言此譏之也

何以不言滅也

據壞徙

欲存楚也

楚滅陳存中國滅如未滅故言存夷狄與中國異辭言欲存楚者不明加滅文特因

其善畧

致存意其欲存楚奈何

楚亂中國滅之宜也問因何致存

昭王之軍敗而逃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

人且用此入海矣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似此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

楚因秦教乃立歸功楚人者若內外夾攻賢楚

昭故歸功之劉子云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知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奔申包胥不

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于楚寡君
出奔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
朝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
不救乎與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
胥辭曰救之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辭不受子得爲
遂退隱終身不見此謂善敗者不凶昭王之謂也父報仇
者臣子之于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己以恩義
不可奪也故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
不與同朝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同國微
君命遇之不辭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爲死不怨也何以
謂之吳也據上進狄之也反其狄道因其行事而爲之進退
義言狄之者本非狄也本狄不言狄越善事言越兵事言於越亦是此
之直稱狄而已如戎狄蠻夷是已何謂狄之也據同一

進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劉子云伯贏者秦女楚

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舉之戰吳勝楚遂入郢昭王以吳
王盡妻其後宮次至伯贏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

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
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
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所以別之也若諸侯
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
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無與焉夫造亂凶之端公侯之
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凶之欲犯誅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
王棄其儀表則無以監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一舉而兩辱
妾以死守之不敢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向
承吳王慙遂退舍

傳曰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
利與此同春秋尙仁惡戰乘勝以爲利傷人道故狄之故反

其狄道也

吳本狄國因事善乃進之稱子無禮是夷狄之常
故反其狄道而稱吳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按不

書者入者得而不
得之辭猶存楚也

五年

年表陳懷公柳元
年曹靖公路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劉子說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
寶玉大弓季桓子退孔子宋三臣

以邑
叛

夏歸粟于蔡

蔡棄楚從中國急收之從此至哀元年從楚乃見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解見莊二十八年蔡與諸侯同侵楚今新有敗楚功諸侯助其

餉孰歸之

據不諸侯也 據諸侯盟于不言歸之者 據城緣陵

專辭也

緣陵有散辭故言諸侯言諸侯者諸侯不同也此伐楚又歸粟得正故以專辭言內歸之則諸侯歸之可

知也又以歸粟各專其事 義邇也

主善以內也傳曰不以難 邇我今歸粟義故得邇我

也

於越入吳

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凡夷之言於越從內 稱則言越舉之則從中國 侵伐則從主人也

疏 吳世

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 吳使別兵擊越告急秦 秦遣兵救楚擊吳 吳師敗闔閭弟夫概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 楚不去夫概以歸吳而自立爲吳王 闔閭聞之乃引兵歸攻夫 概夫概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概于堂谿

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徒都在上言於越爲舉之在下言越因從中國錄之此在繡譯名號例中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宿孫昭七年立六見經子斯立

疏魯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

四季桓子與盟乃捨之日者惡前見又定哀之世其辭微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諡成子昭二十五年立一見經子州仇立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報虎觀之役也

疏四年圍鮮虞六卿專欲廣地自強故失諸侯

六年

疏年表周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楚徙都都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錄鄭滅許以許歸屬于鄭之辭

也鄭因楚敗乃滅許春秋有伯之世中國不滅國于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沈頓胡許四見會盟之國同滅于定世見諸侯之無伯也

疏楚世家十二年楚恐去郢北徙都郢按日者許中國名者失地絕之滅者

滅之于容城後許復見鄭以

後不見從晉之文敘在齊下

二月公侵鄭僖以下不言公侵伐權在大夫也此目公者政在陪臣不可言故目公也侵時月者危之也陪臣執政月以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大之靡也從宣至此八十年公不親將

公至自侵鄭鄭因魯復許國致不月者公實未行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如晉者魯當事晉也傳曰不正其同倫相見故列數之時齊據鄆與謹龜

陰告鄆也疏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怨在上也晉六卿執疏左樂

諸侯惟我事晉言執

冬城中城劉子云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城中城

城中城者再三家張也因昭公之難或曰非外民也同成公九年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並見二卿者二卿之制此下常言二卿矣**○**忌者何忌言

從蔡侯東例圍鄆者齊取鄆居公公薨後不反鄆故告晉而圍鄆

七年年表劉子迎王晉入王城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不盟諸侯久矣今盟鄭者得鄭也**○**盟伯者之事也自臯

會晉無盟字齊有盟會盟于鹹齊欲得諸侯鄭欲報魯故相會于鹹下晉士鞅伐鄭討其盟齊徵其會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執衛行人齊復伯之辭也齊伯則晉失伯矣又執衛行人欲

得衛年表齊侵衛伐晉

以重辭也解見傳二十一年衛人重北宮結衛欲背晉從齊恐國人

重訂殺終季次聖專古義疏 卷十 定公 六 渭南嚴氏孝

衛因侵而與之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此衛爲齊屬之辭。因侵而盟，乃同伐晉。沙，齊有盟，晉無盟矣。

此盟也。

大雩

不月七月也。雩而不得大雨，故九月復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世伐我，不言鄙。此言鄙者，爲陽虎事。

魯世家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

魯陽虎邑以從政。

九月大雩

劉子說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西鄙之役。恃晉以抗齊，月者危之也。齊近晉，遠齊強，晉弱恃遠，交以樹怨，近鄰危，故月。

也之

公至自侵齊

危之也不月者同月也同月不再出月

疏年表齊魯伐我我伐魯

二月公侵齊

月者重危之二月再出師重勞民欲以樹怨于大國危之甚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三月兩侵兩致窮兵結怨故下齊又伐西鄙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

宣九年月如時致凡月者危之也

往月致月惡之也

一時再侵齊輕舉重動失為國之道故惡之再發傳者為立世例也莊世言往月致

月為有懼此言惡之者莊世初致月猶懼耳此久致以見危則月有加故起義為惡之也

曹伯露卒

疏曹世家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時者惡之也露弑兄而立惡其弑也弑不書不言隱公卒畧之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民師救我者也不言救者內不言救言會晉師意已明

公會晉師于瓦

臯躄以後晉無從國不大會諸侯晉有會無盟此失伯之辭也**疏**據左氏此士鞅趙鞅之師

也瓦宋地不言越執者公不會大夫也
會之謀拒齊諸侯從齊者眾故獨會公

公至自瓦 盟會凡三人以下致則言會以三成
眾離會則致地以二人會不足為會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蔡侯東卒于楚地楚此卒于吳何以不
地吳閉之也楚何以地楚大吳小陳貴

于蔡不言陳朝吳諱之深故不書
蔡可言卒楚陳不可言卒吳也 疏陳世家四年吳復召懷公

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
懷公之子越是為潛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以下不言帥諸侯晉失
伯也衛鄭從齊故伐之 疏討鄭衛
與齊盟

遂繼事
專兵也

葬曹靖公 春秋曹國九卒九葬無不葬者起為小國例也始卒
日者起卒正之首也以後不日者一見已明下從正

例以曹不日見餘卒正月
之為進也壽日者進之也

九月葬陳懷公 月者為危之也春秋之終也凡大國葬皆月春
秋陳十一卒入葬款不葬惡從楚也躍不葬為

嗣子危期不葬
背殯出會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受趙鞅之命而侵衛季孫逐君晉大夫右之故聽命抗齊侵衛詳錄

三家之權欲反
其權于諸侯也

疏左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盟者盟從齊也晉已無盟此猶有盟者由齊得有盟也

疏曲濮衛地

也衛鄭因晉侵同盟從齊抗晉時
六卿強侵奪鄭地故思從齊侯也

從祀先公

不言閔僖者不斥言以諱惡也不日者善事不謹

疏左氏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祭先公而祈焉

辛卯禘
于僖公

貴復正也

據言從知復正凡言公皆于太廟行事不言太廟者見者不再見此惡事陽虎主之其以復正言者

經意如此不關事實也三傳說經有言事實有言經意者如舍中軍從祀先公均惡也而傳以復正言之因有其事以明其制不必更記其事之美惡此經義所以閒與事實不合也推之盾止未弒而書弒招圍弒而不書弒皆此例也

義家塾叢書

盜竊寶王大弓

王制曰仕于家者不與士齒劉

疏

魯世家八年陽虎欲盡殺

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論語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稱盜者陪臣也微不得與士齒稱盜不稱人詳陪臣之禍欲反其權于天子也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寶玉

謂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弱皆魯始封之分器受于周者

梁也 是也

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傳曰春秋三盜此其一也

疏年表陽虎

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九年

疏年表陳湣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卒皆日方伯也鄭自平邱同盟以後與楚吳全無會盟侵伐交接之文惟召

陵從侵楚囊瓦奔鄭
一見此內鄭例也
鄭世家十三年卒子釐公勝立當

得寶玉大弓
魯世家九年魯伐陽虎陽

其不地何也
據有盜之者宜地
寶玉大弓在家則羞
據盜者陪臣重寶為陪臣所竊

恥不目羞也
諱故不言所得之地
惡得之
問其實
得之堤下
當是師說所傳
或曰

陽虎以解眾也
因其竊國寶故追之急已乃棄此以

六月葬鄭獻公
月者終春秋葬月也鄭卒皆日鄭以伯為方伯

不葬者晉納蘭也夷不葬者不討賊故不葬費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得衛次不進也五氏晉地魯衛已

在喪

秦伯卒
時卒狄秦以
立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

公

冬葬秦哀公

以上三十六年不記事但記卒葬

十年

年表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此魯從齊也平者蓋敗乃爲戒以下不言公及者外公也平例時此月者不信也爲類谷

起

夏公會齊侯于類谷

疏

齊世家四十八年景公與魯定公好會類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

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公至自類谷

致地例三傳同

離會不致

據參盟以上乃致

何爲致也

據離會無危道不如大盟會離讀如儷匹也好會離則不

致穀與瓦致危之也据危如大盟會危之則以地致何也据危如大會當以會

致穀瓦致危之也据危如大盟會危之則以地致何也据危如大會當以會

者兵事為危之也据危如大盟會危之則以地致何也据危如大會當以會

會無日頰谷之會孔子相焉為司寇也兩君就壇會必築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鼓譟者鳴鼓而聲謀欲以執魯君如鄆子故事孔子

子歷階而上西階也不盡一等讓君也而視歸乎齊侯曰君在堂上孔子

在階下相去遠故兩君合好夷狄之民辟齊人或曰萊人也何為來為

命司馬止之司馬魯卿所謂義者行也齊侯遠巡而謝曰遠巡不安貌寡人之

過也謝孔子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屬告也夫人率其君與之行

古人之道夫人孔子也古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

為以萊人于會要相罷會已會齊人使優施優伴優施其名也舞于

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

蓋優學爲魯侯故曰笑君

使司馬行

法焉

命司馬斬之孔子所謂智者慮司馬則勇者也

首足異門而出

首足異門不使相屬重罪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魯用孔子齊畏威德歸田以求和

因

是以見雖有文事

會

必有武備

司馬義者行也

孔子於頰谷之會見

之矣

劉子說聖王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爲不明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肯文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俞樾說見當爲見

本謂孔子得之矣從鼻脫寸乃誤爲見

都宰爲司空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其從齊伐晉

單欽晉師失諸侯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劉子說定公孔子爲頰谷之會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按言齊歸田如

魯新有功齊伯奉天子命祿以開田

言歸田則邑可知言鄆謹龜陰田者

不許邑也鄆者齊爲公取不反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叔孫在孟孫

詳錄陪臣專欲反其權于大夫

也言帥師
有難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陸郕也二卿帥師不能墮明
郕強也私家專政之禍久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與曹相仇

疏左傳子明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相

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爲黷奪馬事出奔公子地辰之兄皆宋公母
弟不稱弟不以屬通從正稱也辰勸地出奔

君必反之地奔辰請反地公不許故
辰亦奔宋與陳相仇故辰又奔陳

疏地元公子宋不見公子
公孫見公孫壽者起其

讓爲蕩氏也此稱公子言失其弟
以與辰相起其下事明故言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從齊

疏齊地也傳去齊國五百
里齊得衛鄭故爲安甫

會之

叔孫州仇如齊

如齊者如會也會
不與蓋後會也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暨者不得已也言暨者仲佗石彊使之也時宋公子辰公子地仲佗石彊四大夫皆在陳**疏**辰以母弟出奔事與鄭段大異使鄭段亦重則不得不從重科之書以克所同此書出奔則鄭伯之惡不顯事小而情以顯其處心積慮成于殺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劉子云宋三臣

以邑叛五年日食之應按蕭前滅于楚此乃爲宋邑者**疏**班氏諸侯爲宋取之以歸于宋也故前爲圉庸後爲宋邑也**疏**云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守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以俱入于蕭以叛大爲宋患近馬禍也

宋公之弟辰

据地亦母弟不言弟

未失其弟也

据不言復

疏辰以廷兄入中國辭**疏**自去近于

有信如公子鱣故稱弟盡其親譏宋公嬖佞人以及仲佗石

逐兄弟也辰罪不如段有事罪明故但譏宋公也

彊公子地

據

出言暨春秋之例三大國與衛同不言公子

一言商人宋一見地壽衛一見瑕剽皆有別義然則惟陳鄭

蔡楚四國正言之鄭七族以外二見公子楚有公子無公孫

蔡公子公孫外但見以尊及卑也謂以辰及仲佗石彊耳不

朝吳此又名異也無罪使其入當召復其位故以辰同出之人在先按事由公

子地不以地先仲佗石彊二大夫者二大夫與辰同出地先

奔故自陳不入或陳有奉焉耳陳宋相仇地因奔陳又招佗

異之不言自陳有奉焉耳彊挾辰出奔故助之入蕭

入于蕭以叛入者據不失弟內弗受也善辭疏宋大國大

時見五大夫出奔則大夫當在十人以上矣宋以者不以者

大國三卿九大夫當得十二人經于此特詳之據地無君命以叛言外之

也叛據以地奔曰叛當奔直叛也于國也不出而言叛身未

出竟據居于邑使若國然直叛循言未出以據地而叛之不言出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因事出奔因辰入蕭乃亦反宋入蕭

疏左傳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

寵何魁故也

冬及鄭平

傳曰不言及之者以國與之也言及鄭平與及齊平同齊乃平之國也蓋鄭使人如齊齊使之反至魯盟

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蒞盟

傳曰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也前定盟于此兩見鄭因齊盟我故我亦遣使盟鄭蒞盟者前定也

前定者新平鄭內大夫一如鄭**疏**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閔生西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是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誤

十有二年

年表魯齊來歸女樂五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春辭伯定卒

王者初制法詳內畧外臨一家言故小國卒葬之禮備臨天下言則小國不詳故不卒之也

夏葬辭襄公

時卒時葬辭正例也**疏**辭終春秋惟書一來朝以下則但記卒葬不記事從大國以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陪臣安得書于春秋

墮

據邑當言取

猶取也

據前再言圍夫子爲政墮三家私邑以強公室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爲宋討也一伐

疏

公孟彊舊說皆以爲孟縶子按公孫當稱公孫鄧名世姓氏書

辨證又以以彊爲縶孫謂縶以疾不得嗣孫彊以王父字爲氏是也昭以後衛大夫北宮世叔叔齊孔石公叔公孟趙共見八族者三卿五大夫孫甯既絕詳見氏族以見靈公之善用人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地理志費故季氏邑

疏

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

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公與齊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子說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辭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疏黃在外例致

十有二月公圍成

疏魯世家十二年孔子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墜成伐之不克而止季

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成爲孟氏家私邑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昭在外此在內不異例者道義不外君也昭圍不月此月者公在內使墜

而不能成月之以著臣下之彊也

公至自圍成

不得意也公圍成倚齊自固公不能取故危之如敵國公于魯而致此亦外公之義也

何以致

據圍成不踰竟例不致

危之也

因有危道變例致之

何危爾

據內無危邊公之道

乎齊也

圍成者墜成也成邊于齊邊與出竟相同成以齊爲助不能取故致以外之也

疏孔子世家將墜成公

欽定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

春齊侯次于垂葭

垂葭二邑，累見也。魯有葭，故邾葭繫邾也。時公圍成，故齊侵我師，至垂葭言次者，辟淪盟。

因次又

疏

一說此伐晉與與齊和五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圃

見三圃者，明禮諸侯三圃也。見三臺者，亦明諸侯三臺之制。

疏傳曰：虞利非正。

大蒐于比蒲

有兵事不廢築蒐非之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伐二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春秋于趙事兩赦其罪，趙盾弑君再見趙鞅叛後言歸于晉。

疏晉世

家十五年趙鞅使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入自外言入于蕭是也

陽

地理志太原郡晉陽下云故詩唐國

義家塾叢書

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劉子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至十六世懿公

爲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伐狄而更封衛于河南曹楚邱而

地理志河內郡朝歌下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齊世家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

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

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但言叛不言後事未言之例也自此以下

晉數見韓趙魏以起三家分晉也荀士也于本年樂氏也于襄

二十三年六卿專晉自襄元年至定十三年共七十七年樂最

強先也荀氏次之魏韓趙較

三家爲弱乃能自保其位

晉趙鞅歸于晉

劉子說晉三大夫以地叛十二年日食之應

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

据以惡入

貴其以地反也

歸如歸公孫敖之喪之歸

有所獲之辭以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據以地言歸因地得善詞是以利而

亂其非大利也據其非實叛罪其據地反**師**弟子所問有誤

是非無許悔過也據因無君命而入是微過非許悔過則何

以言叛也叛者大惡過者小失前以地正國也荀寅士吉射合謀亂晉不

利公室鞅以其禍將起力弱不能制先據邑自立然後發二

家竅謀故二家隨叛其事已明乃歸邑于君有正國之功不

免專擅之罪其事專其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討賊以地權宜之

事不當其入無君命也史記孔子問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

言叛趙世家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

許諾歸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

日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寶以邯鄲反

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吉射荀寅仇人欒裏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多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驕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甯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甯

辭弑其君比

劉子云辭弑其君十二年日食之應按辭無大夫故以國言之與大國稱人同稱人則爲名氏晉以國弑者君無

疏

曹辭皆弑何以不書曹爲同姓諱也春道甚不同

疏秋何書弑凡書卒之國皆得書弑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

公叔衛公子也衛公子不稱公子稱公孟公叔世叔

疏左傳

晉趙陽出奔宋

晉當作衛晉宋親

疏趙陽王符潛夫論趙氏爲衛公族孔疏引世本懿子

兼生昭子昭子生陽兼卽黶也毛氏簡書刊誤曰趙陽衛大夫
正義据世本有明諶公羊改衛作晉誤晉左作衛云衛侯逐公
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入定哀之世三傳事無
異同知作晉者後人校者以趙爲晉族妄改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諸侯不敘

獨敘陳者以陳屬之楚也自文十四年以後同盟之國平邱以
後與楚絕來往之文陳于定哀猶以從楚見故文以下同盟無
陳也何以無陳以楚爲二伯則以陳攝荊州伯不如宋魯衛鄭
爲中國故書同盟故平邱以後不見從楚之文以陳屬楚以頓
還陳之辭也頓爲陳屬國近楚之中國也年表楚滅胡以吳敗
我倍之因楚事乃錄之能列會盟蓋小國如曹之比知陳屬者
國在汝南前納頓子疏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滅頓不事楚因見
者陳此滅又出陳也疏滅定四年後楚再見陳從滅頓圍蔡按
結平王子字子期下見伐陳公孫
佗人公羊作公子趙坦云譌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二臣犇我魯衛不疏左公叔戌
協結戍之徒也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槁李夷狄相敗不月取卒之月加
于敗之上者見以敗卒也

吳子光卒

劉子云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滅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于姑蘇傷闔閭指軍卻闔

闔謂大子夫差曰爾忘越王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闔閭卒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射三年伐越敗

于夫

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下云柴辟故就李鄉越戰地吳

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對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

王闔閭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閭使立太子夫差謂曰

爾忘勾踐殺汝父乎對

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齊地衛與公會齊和魯衛也齊合諸侯而晉不列數者晉失伯也莊僖之間齊爲

伯通主天下所謂天下諸侯皆在是同盟有蔡至于晉文爲伯

則楚亦起晉之同盟傳以爲外楚與楚分主中外至僖二十九

年至昭十三年以後齊又興至定四年以後則齊與晉同主中國楚吳主夷狄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內地也齊宋會齊得宋也公與衛鄭在會不言者時以起得宋餘從畧兼爲范氏

之齊初合諸侯天下皆至以同爲尊周傳所謂徧至左傳所
故謂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是也桓公卒晉楚分統之至此更
歸于齊左傳云狎主齊盟以盟
屬之齊故以齊始以齊終也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左傳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又

賑者何也

一見

俎實也

宗廟祭祀熟

祭肉也

此指生

生日賑

千里相歸孰曰膳孔子膳肉不至不脫冕而其辭曰謂書法
必以生者孰曰膳行公羊生日賑孰曰膳
也石尙
氏見
士也據名不如字春秋三錫以上乃書于經

之士

八錫卿六錫大夫四錫士二錫

比外加一等得爲三錫

故書于經天子之士位同小國之君禮經所言士多指天子

士而說者以諸侯士混同言之不知其何以知其士也據列

名雖同其尊卑懸絕不可一律說之也

夫乃言

天子之大夫不名

據以名氏見者上士也下士稱人

姓名

知爲春秋之例人不如名王人不如石尙名不如字石尙
士不如召伯南季字不如子召伯南季不如單子劉子

蓋周公祭公為公稱子者為卿字石尙欲書春秋書春秋謂

者為大夫名者為上士人為下士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春秋一說以書欲書于經春秋魯

史舊名周禮在魯故王臣亦重之言此者明王朝往來交涉

之事皆得書也春秋舊文二百四十年事實當數百倍于此孔子

所起乃不從削詳魯畧外因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

起不見皆春秋新法非舊史文也魯也自成以後王室于魯傳就事實立說與左頗近王臣

詳于文宣以前公卿大夫之文其制早見惟士禮不詳請行

故于此一見士禮以示其例非果因石尙本意而書之請行

脈請行脈正也為書春秋而請脈則非正也為己私意而干

雖私意猶許之所貴復正也石尙行脈由請而行非王意也

以明貴正之義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脈正正許使不不言使所以使

人臣道君子善不敢以不正也傳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子云衛侯夫人南子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譖大子于靈公蒯聵

出奔又云衛逐太子衛世家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
十二年日食之應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
陽遊謀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
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而之晉趙氏

衛公孟彊出奔鄭蒯聵之黨故同出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記叛以後出奔與曹蕢相起

大蒐于比蒲常事不書書者譏公會邾子于比蒲也

邾子來會公蕭叔言朝此言
在外也公蒐在比蒲邾
因朝故言會貶公也
邾子當言朝來會者因朝在會
奪其朝辭朝在內不言公言公

城莒父及霅莒父莒邑也言莒父譚取莒邑也此

十有五年年表吳王夫差元年
冬事也去冬與莊二十九年相起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朝不月月者譏數息去年
朝于比蒲非禮今又朝也
以上二十九
年不志朝終

春秋之世邾七來朝一會公宣元成六成十六襄元
襄二十八昭十七定十四定十五凡八事三月五時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劉子說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爲類谷之會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不敬莫大焉

據鼠食牛而死不知屣道凶矣成哀食角而知此食至牛死故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劉子云楚滅胡額十二年日食之應按中國滅例日胡葬

屬

楚世家昭公二十年楚滅胡地理志汝南女陰故胡國左傳云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日存必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不時也不言用者傳曰夏之首可以承春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

劉子說春秋曰壬申公葬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

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公之寢故

二寢繼體居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

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

舊傳文也穀梁有五家其本詳畧各不相同劉子所引多文義詳備如說天王不葬貶賜禮與此皆文義美備爲不可少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從齊宋從晉故伐之敗宋師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伐晉也

邾子來奔喪

奔喪者何吳弔也吳弔而曰奔喪內辭也邾爲魯屬國以臣禮臨之來見曰朝來弔曰奔喪傳曰周

人弔魯人不弔蓋臣子于初喪奔往弔之此必親者故傳曰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尊者乃可以使人凶禮奔喪君事會葬

臣禮奔喪不月者得禮會葬月論語曰今夫饋與昔者先王者以明五月之期同盟主也

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也

奔喪臣子詞也鄭列五等奔喪不議者卒正于方伯有臣子之義班氏云童子諸侯不朝而得奔喪者何如臣子之于君非有志少也亦因喪質無殼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

喪急

荀子說吉事行五十里奔喪百里班氏云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竟則哭過朝市則否君子

自抑

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既除喪乃歸哭于墓何死不可復見痛傷之至也

故禮記

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故以奔言之班氏云奔喪記

止此謂

遠出歸後葬後以禮除故以奔言之班氏云奔喪記

哭答使者

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後輕

禮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葬也其虞也先重

妾辭也

据不稱夫人書卒妾母賤不見于君世此書卒者卒在君薨後以嗣君爲喪主傳曰顯人之母則可顯人

之妾則不可主書者明君卒知於妾母申其私恩蓋書卒則可弔書葬則可贈哀公之母也据母以子氏子

君薨後書葬卒知妾母妾在君世不見在子世以姓氏在孫世以子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子說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之應

九月滕子來會葬禮氏云葬有會者親流遠近畢至親親之義禮諸侯薨小國于大國卿弔君會葬故奔喪

不月會葬皆臣諸侯來會月者明五月同盟至同爲下葬日出以明禮明不爲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班氏云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

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則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說詳上雨不克葬周之九月今七月也雨水至不可行

明所以未雨備喪不以制也未盡人子之道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說見宣八年

乃

据日中而言而

急辭也

乃難辭也難謂葬爲時久禮反而虞此過時虞事急故曰急辭

日中不足乎

日之辭也

禮日中而虞下稷乃葬過遲不如禮不足乎日謂日不足以行事譏慢也

辛巳葬定弋

劉子云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不得諡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諡者以賤也班氏說八

妾所以無諡何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不得諡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諡何以賤也不言小君妾詞也雖得申恩卒葬而

名不可假三月而葬從大夫例葬在後二十三日明不同葬

疏劉說見通典引通義班說見通德論

冬城漆

漆邾邑庶其以來奔

華陽林思進覆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終

渭南嚴式誨斟鐫